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 第十五回 顯英雄古寺遇妖 救嫵媚荒山鬥法

作事倘非奇特，焉能千古流芳？何來妖物太猖狂，也在深山放蕩！ 血性本由天賦，英雄豈懼強梁！龍潭虎穴縱非常，也要奮身一往！

卻說楚材同文龍剛欲跨進寺門，忽被一陣怪風吹得毛骨悚然！慌忙一齊站住。往裡定睛觀看，見無動靜，各將寶劍出鞘，執在手中，大著膽走將進去。再向四邊瞧看了一會，又走到裡面，細細查檢。惟有一座破塌大殿，卻無神像。直待走到寺之後面，見有一片空地，四圍樹木參差，中間一座大塔，卻也別緻。但見那塔直是高聳，後人有詩為證：

五色雲中聳七層，不知何代法門興！遠來客子時凝望，近處村童亦倦登。

金鐸聲搖風四起，寶瓶影對月初升。可憐人跡無從見，難向山僧問塔名。

兩個人看畢，仍舊回至殿上。那月光照將進來，見有兩座石拜台擺在中間，不覺心中喜悅。命童兒將兩座拜台拂拭一回，一同坐下。看那地下時，似乎有人打掃過的，映著月色頗為光潔明淨，不覺有些疑惑。因此各將身上衣服繫縛停當，仍將弓箭、寶劍跨在腰下，等候有何動靜。又各議論了一番。

直到三更光景，覺得有些困倦，剛欲閉目養神，忽地聽得有人笑語之聲，順著風從後面吹來。兩人慌忙立起，一齊走至後面，側耳細聽，卻見聲音從塔中出來。楚材愈覺奇異道：「深更半夜，又是在荒山裡面，如何塔上有人說話！不是歹人，定是妖怪。」文龍道：「不要管他，我們且上去看明，便知是人是怪！」楚材：「不可。我們雖不怕他，卻是初到這裡，怎好鹵莽！」說著，便順手向東面一顆合抱的大樹指道：「我同你先到這樹上面悄悄的探看塔上動靜，然後再作計較如何？」文龍道：「這是萬全之計，有何不可？」又輕輕地囑咐兩個童兒，叫他隱在寺中看守行李，不可高聲講話，以致驚動他們。囑畢，兩個便放出平時練就飛雲縱的工夫來。

一轉眼間，兩個人各揀一枝大杈，躡上隱在樹葉中間。一些聲息俱無。兩個趁著月光，向那塔中看時，只見那塔的四面寬闊，塔之第三層上，裡面台椅俱全，似乎俱是白石做成的模樣，光潤無比，卻有三個人坐在上面談笑賞月。一個身子瘦小，眼紅鼻尖，身穿白色衣，兩手上似乎有些黃橙橙的毛；一個上身穿白，下身穿黑，額上有一個極鮮明的紅球，像是生在肉上的光景，那張嘴不知怎麼，竟比人長出許多，頗覺難看；一個長馬面，頭上似有兩個角肉，穿的衣服卻是黃色，週身均有梅花斑點，額下鬚鬚倒有一尺餘長。起初所講的話卻是聽不清楚，後來漸漸地聽得那瘦小身子的說道：「良夜客來，惜無佳釀，以供一醉，奈何，奈何！」黃衣道：「者清淡也是韻事，我們又非饕餮之徒，何必拘拘！」長嘴的道：「清淡雖是韻事，究不足消長夜，倒不如各把自己生平抱負吟詩一首，一則見我們並非俗品，二則借此消遣，庶不負月白風清之夜，你們以為何如？」瘦小身子的道：「究竟道兄風雅，既然如此，待我首唱，借此拋磚引玉。倘有不到之處，還祈斧削。」黃衣者長嘴的一齊說道：「彭道兄高才博學，沒有不好的，休得太謙，快些請教吧！」瘦小身子的笑了一笑遂吟道：

曾向巴山嘯月明，洞庭霜落漢江清。禪開悟徹叨先覺，劍術傳來泄不平。

楚國加冠推俊傑，唐家伐叛顯忠誠。千年靈異稱通臂，又鬧天宮舊有名。

黃衣者贊道：「用典確切，簇簇生新，的是傑作。小弟雖有粗詩數句，恐不免有續貂之愧。」因亦朗吟道：

碧水丹山日日遊，蒼鬆翠柏自為儔。每銜芝草成靈藥，常駕雲車赴十洲。

名列東華朝五嶽，身依南極共千秋。紛紛塵世皆舊夢，點點梅花永不休。

長嘴的笑道：「兩道兄珠玉在前，小弟不如藏拙的好，倒是不獻丑吧。」瘦小身子的道：「這卻不能。況又大家無事，興之所至，何必拘拘迂拙，一定要請教的。」長嘴的道：「既蒙雅愛，只得要亂談了！」遂吟道：

南嶽峰頭振羽衣，每從胎息見天機。翩翩赤壁橫江過，矯矯青城帶箭飛。

兩後清溪看獨步，月明華表羨雙歸。雲間咸訝笙簫響，訪道尋真四海棲。

三人吟畢，互相稱贊。正在揚揚得意之際，忽見塔的面後又走過一個人來。其人生得甚是可笑。那個身體豎裡四尺，橫裡倒也有三尺光景，惟頭顱甚小，上下都是尖的，竟同一個橄欖一般。面色都是黑的，兩隻眼睛又是甚小，身穿元色衣服，上面卻有九宮八卦的花紋，蹣跚地走上塔去，搖頭幌腦地與三人敘了一回寒暄。三人口中只顧吟哦，帶理不理，冷冷地與他講話。那頭小的人坐了半響，忽然開口問道：「你們聚在此處究竟作何消遣？莫非又吟什麼歪詩麼？」瘦小身子的拂然道：「你說出話來總討人嫌！我們好好的在此各獻奇才，怎麼竟以歪詩稱之，未免眼空四海，輕視才人了。」頭小的笑道：「什麼叫做眼空四海？你們且把各人所做的詩吟出來與我一聽。待我與你們評定甲乙。」三人愈覺不悅道：「我們吟我們的，那個要你來評定甲乙！」頭小的笑道：「你們真是尺澤之鯢，不知天地之大！可曉得我滿腹經綸，目光如炬，肯為你們評定也要算你們的造化呢！」瘦小身子的聽了怒道：「你縱才高八斗，我們也學富五車，倘然考較起來，只怕你就要退避三舍了。」黃衣者道：「袁道兄何必與他開口先傷和氣？」又對頭小的道：「你也不可這般狂妄！既要聽我們的詩，也須好好的商量。我們自然念與你聽。若只是一味狂言，恐亦非你之福！」頭小的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暫時算我的不是，請念出來吧。」黃衣者遂把三詩逐一的念與他聽。頭小鼓掌大笑道：「我說你們吟詩還未到家，果然不差。」三人道：「怎見得我們不通呢？」頭小的笑道：「你們不要性急，待我說出來，也教你們無怨。我當聽得讀書人說，『文必己出』，又說道自出心裁，這句話不過要人家吟的詩無一字一句不從心坎中發出。你們是不知道的，我卻曉得一些。我聽你們方才這幾首詩，都是人云俗云。就據袁道兄那首詩而論，中間有楚國加冠、唐家伐叛，並大鬧天宮等字樣，均是耳朵中聽熟的說話，已落抄襲陳言之病，如何可以作數！陸道兄的銜芝草、御雲車等字面，其病與彭道兄彷彿，卻是看輕了自己，把生平的醜態都露將出來。至如岳道兄的佳作，較之兩作雖覺後來居上，而以小弟論之，則赤壁橫江過、青城帶箭飛，以及月明華表等句，仍是陳言未去。若要想自成一家，與白樂天杜工部李太白等詩翁並駕齊驅，只怕還遠哉遙遙！你們尚有何辯！」說畢，哈哈大笑。一副自鳴得意的樣子。

文龍、楚材隱在樹枝上面，相離不遠，句句聽得清楚，不覺暗暗好笑。又見瘦小身子的大怒道：「你這不實羞的東西，才出污泥，知道些的什麼來！也在這裡搖頭晃腦地胡言。我若不看素日情面，今日定不與你開交！」黃衣、長嘴兩個齊向瘦小身子的勸道：「我輩名登仙籍，豈可妄動無明，自傷雅道，且請息怒。」又對頭小的說道：「你既這般大言不慚，諒來所吟的詩必是與人不同，何弗也吟一詩，便我們大家聽聽也好佩服於你。」頭小的笑道：「要吟首把詩卻也不是難事，但我這兩天事情甚忙，哪有心情去弄這個！況又詩興不在家中，只好改日請教了。」長嘴的笑道：「這兩天大家空閒，獨你忙的什麼事呢？」頭小的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前日被太上老君請去赴金丹大會，那些三山五嶽的道友不知多少，都來同我接談，定要叫我傳授吟詩的法子。起初我還不肯，後來被老君聽見了，替他們相懇，我因礙於情面，只得與他們講解了一日，已是舌敝唇焦。不料昨日又被瑤池金母差了兩個仙童，捧著大紅貼兒到來說，要請我去赴蟠桃勝會，我因不高興去，回絕了她。那裡曉得來的兩仙童再三相請說，若然請我不去，回去定要受責。我因見這兩個仙童怪可憐的，只得勉強同他前去。及至到了那裡，那些仙人都是久聞我名的。一見了我，便把我團團圍住。這個請教未完，那個又來請教。幸我是個有才華的，不怕他們盤問，競纏了有半日的工夫，方把各仙人說得眉眼花開而散。後來，見了金母，雖說請吃蟠桃，哪裡曉得竟是虛應故事？那只蟠桃還沒有熟，因此我也懶怠吃它，略略坐了一回，就告別回來，以為今日必然無事，可以養性修真。不意天不從人，真是睡夢中想不到的事，叫作什麼靈山老祖，也是聞我之名，差了幾個和尚來請我去講經。說因他教下徒弟都是頑石一般的人，須得請一個學問宏深的大名家前去開導開導，只是不知哪個嘴快的把我迴不尤人

的本領說將出來，以致那個老祖定要請我前去。我也是一時面軟不得已去的。哪曉得這些光頭果然愚鈍的了不得，開導了一天，仍舊不明白。因此我一氣，駕上雲頭就回來了。」黃衣的笑道：「照你這般說法，竟是天下的才人要算足下第一了！豈怪你眼空四海的瞧不起人。原來有這般的際遇，所以如此。但是我細想起來，你方才這幾句說話實在好笑，彷彿是做夢一般，在那裡說夢話。莫要說我們不信，只怕三歲的小孩子也不肯信你！我勸你不要說這海話了，還是從實些把詩吟出來，讓我們大家聽聽，好多著呢！」長嘴的笑道：「你要叫他吟詩，實要逼他返本還原了。就是把他倒掛起來，恐怕也沒相干。倒不如待我替你吟了一首吧。」頭小的起初聽見黃衣的贊美他，認是真的，不覺得得意揚揚，連連點頭。後來，聽得你一句我一句卻是取笑他的話兒，直氣得把個黑面隱隱泛出紅色來，意欲發揮幾句，又覺得不好意思，看他左難右難，直到後來聽長嘴的肯替他代吟詩句，方漸漸的把氣平將下來，勉強笑道：「實在我沒吟詩，岳道兄肯為捉刀，就煩代勞了吧。」長嘴的又笑道：「我想代你吟詩，恐轉還不貼切，倒是待我把你的好處吟成一詩贈你如何？」頭小的笑道：「這卻甚好。不獨可免我搜索枯腸，亦可見岳道兄的勤於吟詠了。」長嘴的也不理他，就款款地先吟出來兩句道：

身穿九宮與八卦，四海龍王見你怕！

問頭小的道：「這兩句詩好不好？」頭小的大喜道：「究竟岳道兄筆法奇特，就這兩句佳作而論，直可壓倒群才，而且於弟生平，頗為確切，可稱一字一珠，為千古未有之妙句，以下便怎樣呢？」長嘴的笑道：「還要下句麼？下句卻沒有了。」頭小的立起身來，打躬作揖地再四央求，長嘴的又笑了一回，方說道：「一定要我吟完麼？你且坐著靜聽，待我慢慢的念將出來。不要站在身邊吵鬧，打斷了我的詩興。」那頭小的束然聽他說話，仍至原坐的那只石凳上坐定，把耳朵豎起靜聽，但聽得黃衣的又高吟道：

我們均是大羅仙，怎與烏龜來答話！

吟畢，幾個人哈哈大笑拍掌稱妙。文龍、楚材兩個在樹上聽了，幾乎失聲笑將出來。再看那個頭小的時，只見他怒容滿面地站起，厲聲大罵道：「放屁！放屁！我們均是同道中，怎敢這般相戲！你說我是個烏龜，你不過是支野鶴精罷了，道行還未必勝我，竟敢如此戲弄於我！今日若不與你拼個你死我活，決不與你干休。」說罷，跳將過來，就要與長嘴的動手。幸虧瘦小身子的同黃衣的飛步上前，將他兩手攔住，做好做歹的，再三相勸。正在難分難解之際，忽地又見有兩個僕人模樣，手中各攜酒肴從東面鬆徑中穿來，後面一個書生打扮的人攜著個美貌女子，笑迷迷地望塔中進去，卻見兩個僕人模樣的人，先上塔去通報說：「令君駕到。」那個頭小的方才不敢開口，賭著氣往後面溜將下來，跌跌爬爬地仍向前路走去。文龍意欲開弓放箭，恐有聲響，只得等他走近，就將袖中所藏的弩箭對準咽喉發去。只聽轟的一聲，那個頭小的已倒在地，文龍隨將寶劍取出，輕輕躍下樹來，趕到跟前一看，不覺吃了一驚。你道什麼？原來是一個千年修成的巨龜，此刻已是原形顯出。文龍也不管什麼，就把寶劍砍下。但見滿地鮮血直流，立時了帳，仍復回轉身來躍上樹枝，告訴了楚材一遍。然後再一同細看，只見三個人對著那個書生笑道：「這個東西就只怕得令君。一聽令君到來，就沒命地溜去了。」書生問什麼事？三人遂把方才取笑他的事講述一遍，書生也是大笑了一回，復說道：「事前兩天見他面上氣色頗不好看，恐怕有何禍事臨身，我曾勸他諸事留心，此刻他去了，也就罷了！」只見瘦小身子的復笑問道：「合君好福氣嚇！這位麗人是從哪裡得來的？與令君匹配起來，真是上好的一對佳偶。」書生道：「適可見風月佳妙，出洞閒步，也是紅鸞星照命，不知不覺地走到前村，卻見這個女子容光照人，秀色可餐，不亞月裡嫦娥，而且面有福相，將後諒非等閒之人，正在他自己家裡憑欄凝望，若有所思，因此我乘便邀她到來玩月。三公對此佳景有興吟詩，真不愧雅人深致，倘不吝珠玉，願聞大作，或可追步後塵。」三人遂將前作各自曼誦一遍，書生嘖嘖稱贊道：「班香宋豔庚鮑風流，一洗塵俗。雖唐宋名家，亦當退避三舍。而所用各典又確切，不移於斯道，可謂三折股矣。不可不浮大白以賀。」遂回頭向帶來的僕人，命將酒肴擺上，大家共酌。黃衣的笑道：「令君深得詩中三昧，何勿一展奇才，壓倒諸卷，也可俾我們知所趨向。」書生笑道：「大巫在前，怎好班門弄斧，貽笑方家？」長嘴的道：「令君大作誰不欽仰！此刻怎這般謙退，卻是為何？莫非不屑賜教麼！」書生又哈哈大笑道：「這卻言重了。不嫌簡陋，待我勉吟呈政，幸勿笑為下裡巴人之句。」遂吟道：

心宿凝精賦質全，化形嘗禮月中仙。修成大道傳剛子，養就宏才難茂先。

九尾係時能出火，千年丹足可通天。從來一液強多事，卻笑維摩枯寂禪。

吟畢，笑道：「聊以塞責，尚希斧政是幸」三人齊聲贊道：「清新俊逸，玉潤珠圓，對此佳人，吟此麗句，堪稱雙絕。此詩要推首唱了。」書生道：「蕪辭裡句，實不足污詩人之耳。乃蒙謬贊，益增慚愧矣。」瘦小身子的吟道：

花月可憐春，

黃衣的吟道：

房櫳映玉人。動衣香滿路。

長嘴的吟道：

移步襪生塵。碧海懸金鏡，

書生笑道：「你們且慢，待我也來吟一句，不然要被你們搶完了。遂吟道：

凌波出浴神。元漿須合盞，

瘦小身子的道：「讓我結句吧。不要盡管提攜，以致辜負良宵。」便吟道：

鸞鳳日相親。

聯畢句，三人便斟酒來勸道：「小弟等借花獻佛，請各飲雙杯，以下同心協吉。」說畢，瘦小身子的便去奉書生的酒，長嘴的同黃衣的也持杯奉勸那女子。楚材、文龍兩個在樹上，起初還沒有看清，今見他們要去硬要敬酒，便留心細視，那女子果然生得端正，但見：

儀容俊秀，骨格端莊。芙蓉面淺暈微紅，柳葉眉淡舒娥綠。輕盈翠袖，深籠著玉荀纖纖；搖曳湘裙，半露出金蓮窄窄。疑並落雁沉魚，何用施朱傅粉！

可憐只是含羞不語，低頭垂淚。黃衣的同長嘴的再三相強，又漸漸地狎愛起來。那女子慌忙立起，往外卻退，那黃衣的便來捧面，長嘴的便將那只極長的嘴向女子嘴上湊上去。那女子急得大哭，忙將雙手把兩個推開，飛步向外，欲往塔下跳去。那個書生一見，慌忙趕上，一把將女子拖至身邊。推在石凳之上，說道：「我因你青年美貌，獨坐欄邊，不覺偶動凡心，故將你攜帶至此。不曉得你不識抬舉，反要裝腔作勢，掃我春興，你若好好相從便罷，若有半個不字，停回把你帶回洞去，不怕你不肯依從。」說畢，便將手伸過去，要替女子拭淚。那女子一聞此言，又見這般光景，更覺嗚咽咽地哭個不住。

文龍、楚材兩個在樹上看得明明白白，不由地五衷火發，正是：

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！

意欲仍用弩箭射去，恐怕弩力不及，反要驚動他們得以逃遁。因此兩個人暗暗地打個照會，各將弓箭取出，把腳登定樹枝，兩箭一齊發出。但見弓開如滿月，箭發似流星，恰好兩箭並至。文龍的那支箭射在長嘴的嘴上，楚材的那支箭射在黃衣的肩上，但聽得兩聲大叫，一同鶴唳，一若鹿鳴。那個瘦小身子的聽見他兩個怪叫，急急趕過去一看，不覺失聲道：「不好了！快些逃命。我看這支箭好似我家師父新收的兩個徒弟所射，若果是他兩個，則不獨師父秘授的法術厲害，而且我曉得他們有兩口寶劍，不是好惹的。」說畢，身子一晃，就不看見了。

那個書生道：「這個猴兒膽子真如此的小！兩位賢弟休要理他。難道我們讓他白射麼？且去搜尋一回，看是何人？」此時，黃衣的同長嘴的已將箭支拔下，恨恨地進內，也取了兩根折棍。剛欲下塔搜尋，只聽得下面大喊道：「何物妖魔？敢在這裡作怪！可曉得沈楚材在此！俺文龍在此！快快下來領死。」只聽得塔上大嚷道：「原來果是你們兩個惡人！我等與你無怨無仇，怎敢無端到

來相欺，不要走，照我兩個傢伙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道言未了，兩個已從塔上直躡下來。黃衣的先將鐵棍舉起，向楚材頂門上打來。楚材見他力猛棍重，恐傷自己寶劍之故，也不並招架，將身一側，躲過那棍，順勢將劍一蓋，只聽當的一聲，那棍已成兩段。黃衣的大叫道：「果然厲害！且照我的法寶！」楚材慌忙定睛一看，只見他把嘴一張，霎時間從口中噴出一團烈火，直向楚材面門燒去。

楚材剛欲用法破解，早被文龍口中唸唸有詞，用劍一指，可煞作怪，那團烈火反望黃衣的燒去，比方才初出來的時候反倒厲害了些。黃衣的意欲將法收回，已是不及，直燒得身上青煙直冒，急得大叫一聲，將身往地下一滾，頓時現出原形，原來是一隻極大的巨鹿，直向那邊飛也似地逃去。楚材、文龍不由得哈哈大笑，也不追趕。正在得意的時候，不提防斜裡颯地一棍打來，幾乎打著。幸是兩個眼快，被文龍將劍一削，那棍也是成了兩截。仔細一看，原來就是那個長嘴的東西。文龍喝道：「你這孽障，好生大膽，怎敢這般無理！」話還未完，只見那長嘴的早已將斷棍丟下，把頭一搖，也是就地一滾，現出一支白鶴。立時腳下露出霞光，騰空飛去。

楚材對文龍笑道：「原來這兩個東西是一鹿一鶴，怪道一個身上有梅花斑點，一個的嘴兒甚怕。那個瘦小的想來是個猴子，怎麼他所說的話，竟像認識我們一般？」文龍道：「怎麼你竟忘記了？前回我們得見魯仙師的時候，是一個猴子引進去的，想來今日一定是它，只不知魯仙師怎麼肯放他出來！這倒有些不解。」楚材道：「且莫管它，塔下還有一個女子，一個書生打扮的人。那個書生不必說，一定也是個妖怪，只這女子是個被他用法攝來的，不曉得那書生逃走沒有。我們既欲除妖滅怪，救這女子，須得上塔一看，得能把他擒住，也可除這一方之害。」文龍道：「不是哥哥提省，小弟幾乎把這個書生忘卻。既然如此，快些上去。」說畢，剛欲一齊舉步，忽聽得塔上有人大喝道：「呔，你這兩個黃毛未退，血跡未乾的孩子，怎敢到這裡來揚威耀武，欺我同道！可知道本大仙的厲害！俺來與他們報仇，來取你們的性命了。」就喝一聲喊中，早見那個書生從空跳下。舉著兩口雪霜似的寶劍向文龍當頭砍下。不知文龍性命如何？且聽下分解。